

余光中
林文月
金隄
思果
高克毅
楊絳
楊憲益
葉君健
劉紹銘
蕭乾
羅新璋
金聖華
黃國彬

談 驗 經 巧 見 翻 難 家 因 名

金聖華

黃國彬主編

巧見難因

名家翻譯經驗談

金聖華 黃國彬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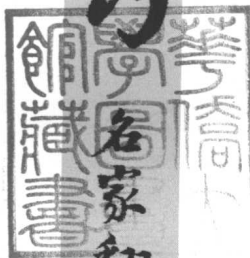
扉頁題簽：賴恬昌

責任編輯：陸詠笑

裝幀設計：洪清淇

書 名 因難見巧——名家翻譯經驗談
主 編 金聖華 黃國彬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藝光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道四十八號八樓
版 次 1996年3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32開 (143 x 210 mm) 260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 . 04 . 1318 . 0
©1996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因難見巧



A0905571

經驗談

目 錄

主編序言	金聖華 黃國彬	1
與王爾德拔河記——《不可兒戲》譯後	余光中	17
關於古典文學作品翻譯的省思	林文月	25
論等效翻譯	金 隄	43
譯路歷程——我譯《大衛·考勃菲爾》的回憶	思 果	63
《大亨》和我——一本翻譯小說的故事	高克毅	75
失敗的經驗——試談翻譯	楊 絳	93
略談我從事翻譯工作的經歷與體會	楊憲益	109
談文學作品的翻譯	葉君健	117
以一人“譯”一國 ——華茲生編譯《中國詩詞選》讀後感	劉紹銘	135
叛逆·開拓·創新——序《尤利西斯》中譯本	蕭 乾	147
釋“譯作”	羅新璋	179
傅雷翻譯巴爾扎克的心路歷程	金聖華	189
以方應圓——從《神曲》漢譯說到 歐洲史詩的句法	黃國彬	219
附錄：作者簡介		239

主編序言

—

《因難見巧——名家翻譯經驗談》一書的編纂，由最初的構思，到邀稿撰集，大約經歷一年時間。以一部羅列十多位當今譯壇名家鴻文的集子來說，成書不可不謂順利。

大約數年前，本書編者之一在編輯《傅雷與他的世界》一書時，收集了不少資料，在披閱選稿的過程中，發覺翻譯家高潔耿介的個性以及恢宏豁達的氣度，每每在同儕後輩所撰的紀念文章中，一一展現。但遺憾的是，傅雷畢生翻譯過五百多萬言、三十餘部文學傑構，而評論傅雷翻譯成就的文章，竟然寥寥可數。再者，譯者敘述自己長達二十多年翻譯生涯的文字紀錄，更少之又少，坊間流傳的只有《翻譯經驗點滴》、《與羅新璋論翻譯書》以及《〈高老頭〉重譯本前言》等零星的幾篇。譯者對自己翻譯的總體評價，對自己翻譯某部經典作品的心路歷程，以及對翻譯理論的體會心得等，只有在致友好如未淇等人的信札中，方零散可尋。編者有見及此，深恐在當今譯壇繁茂瑰麗的園地中，不少名家畢生獻身譯事，成就非凡，但是極少人會有意識地將自己翻譯經典名著的過程，例如譯前的準備、譯時的甘苦、譯後的心得，以及因而推展出來的譯論，詳盡的記載下來，披露人前。即使偶而發表了這類文章，也時常只是散見各地，缺乏有心人將之編纂成集，整理出一套有價

值的文獻出來，傳諸後世。基於這些原因，遂萌生編輯《困難見巧——名家翻譯經驗談》一書的構思。

編彙本書的目的，既然如此明確，於是就想到邀稿的對象，亦必須謹慎鄭重地小心選擇。在我國譯壇上譯作豐富的名家，為數甚多；譯論精闢的學者，亦頗不乏人，但是真正以譯藝名聞遐邇，而又能以譯作現身說法的高手，畢竟尚屬少數。環顧中、港、台乃至於海外的當今譯壇，楊絳、楊憲益、蕭乾、葉君健、余光中、林文月、高克毅、思果、劉紹銘、金隄、羅新璋等名家，確屬譯林碩果，以譯文優美、譯論精要見稱於世。這些名家，不但翻譯經驗豐富，翻譯論述獨到，而且往往身兼學者或作家，在研究著述兩忙之餘，仍然獻身譯事，誠屬難能可貴。本集編者要能邀得這許多名家惠允賜稿，彙編成集，絕非易事。所幸每一位大家都在百忙之中，抽暇鼎力協助，先後惠賜鴻文，或將已發表的精彩之作見賜，如楊絳、蕭乾、葉君健、金隄、余光中、劉紹銘諸位；或為本文集專誠撰稿，如思果、高克毅、楊憲益、林文月、羅新璋等各位。不論是已發表或未發表的文章，全都見解卓越、內容翔實，使文集得以增添光采，在此謹向各位譯家致以萬二分的謝意。

上述各位，確屬當今譯壇上最有代表性的名家。本集編者有幸與他們相識相交，各有淵源。

一九八五年初，香港翻譯學會執行委員會為了對國內翻譯界增加了解，特前赴北京與上海訪問，並與各有關方面廣泛接觸，促進交流。在當時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會長姜椿芳和副秘書長林煌天兩位先生的熱心協助之下，曾經參觀及拜會不少有關單位，當時會見了不少譯壇宿將，楊絳、楊憲益、葉君健等各位名家，就是在那時候認識的。記得在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那天，會談的席次正好將本書編者安排在楊絳女士及羅新璋先生兩位之間，席間曾就翻譯問題向兩位請教，

得益匪淺。楊絳女士當時說，她認為翻譯一部文學名著，必須努力鑽研各種有關的背景資料，再以極度嚴肅的態度，審慎下筆。那時候，她剛從巴黎等地遊學歸來不久，因在國外發現不少有關《唐吉訶德》的原始資料，正準備傾注全力，把這部西班牙經典名著重頭校譯一遍。楊絳女士並說待翻譯完畢，要寫一篇《慢鏡頭下的翻譯》把自己翻譯過程中每字每句的斟酌，如何一步步演繹蛻變，都如實記載下來。她之所以這麼做，不是為了要炫耀自己如何比人強，而是想要把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以及改正錯誤的正確途徑，逐步詳記下來，從而指出譯途險峻，千萬不可掉以輕心。楊絳女士這番苦心，終於記載在一篇重要的論文中，即如今收編在本文集中的《失敗的經驗》。這篇文章成為一篇不可多得的經典之作，編者在教學過程中，經常向學生推介，使後進者能從中學習，有所啟悟。

葉君健先生是翻譯《安徒生童話》的名家。據他自己說，年輕時遠遊歐洲，為了調劑生活與工作才開始拾起譯筆。葉先生精通英語及世界語，在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後，曾到日本教學；中日戰爭發生後，即返國積極從事抗戰的文藝活動。他是少數能用英文創作的中國作家，曾出版《他們飛向南方》、《三季》等英語短篇小說集。一九八五年初識葉老，當時他精神奕奕、身壯力健、且談興甚濃，使人有一見如故的感覺。承蒙他惠賜《不醜的醜小鴨》等書，讀後對他翻譯安徒生的背景，更增了解。八五年後，與葉老時有書信往返，這次由於編彙文集，向葉老索稿，得知他去年曾經大病一場，如今正在康復中。儘管如此，一年來，時時在《香港文學》中讀到葉老的大作，可見他雖然身在病榻，依然筆耕不輟，而他在創作及翻譯方面作出的貢獻，成就斐然。《談文學作品的翻譯》一文，正道出了葉老以文學健筆獻身譯事的親身經驗。

羅新璋先生是精研傳譯的專家，也是中國數一數二專治法

譯中的高手。編者遠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因為研究傅雷的翻譯，經傅敏介紹而在書信中向羅先生多次請益了。也許是因為師承傅雷的關係，羅新璋對翻譯的態度十分嚴謹與認真。他的中、法文造詣極深，所譯的《特利斯當與伊瑟》，把歐洲騎士文學中這部經典名著的神髓，活龍活現地表達出來，可說是一部難得一見的佳作。最近他更花費了無窮心血，把史當達的《紅與黑》翻譯出版。這部作品在中國國內先後有十三種譯本，羅氏的力作，呈列其中，以譯者的文學素養及翻譯功力來說，必能脫穎而出。羅新璋除了孜孜矻矻，勤於譯著之外，還專精於翻譯理論的研究。一九九四年十月，他曾應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之邀，來港訪問，並在中大及港大以中國翻譯史及翻譯理論為題，作公開演講。羅氏有“譯事三非”之創說，與嚴復的“譯事三難”，先後輝映，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謂三非，即“外譯中，非外譯‘外’；文學翻譯，非文字翻譯；精確，非精彩之謂。”他的《釋“譯作”》一文，是專為本文集而寫的，語多精警，對翻譯理論，極多闡發。

認識蕭乾先生，為時更早。七十年代末期，通過一位友人的介紹，已經有幸得悉蕭乾先生的事跡與專著。蕭乾先生早歲赴英國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講師，兼任《大公報》駐英記者，其後足跡遍佈歐美各地，閱歷極豐，文筆優美。編者於八十年代初赴歐進修途中，曾在機上捧讀蕭老憶述年輕時代初戀的精彩小說，記得當時讀得津津有味，沉醉於書中所描繪的浪漫氛圍中，而渾忘旅途的疲累與困倦。蕭老於八十年代，曾先後數度來港，一九八六年，更應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邀請，出任該學院“黃林秀蓮訪問學人”。跟蕭老晤談，是一種樂趣，因為這位名聞遐邇的大作家，不但平易近人，且風趣幽默。更難得的是蕭老於寫作之餘，亦十分關心譯事，不但曾經多次撰文，向國內介紹香港譯壇動態，還現身說法，譯出不少各國經

典名著。近年來，蕭老徜徉譯林，不但雅興未減，且譯興更濃，簡直到了樂而忘返的地步。蕭老以八旬之年，居然跟夫人文潔若女士攜手合作，再創高峰，以數年時間，把喬伊斯名著《尤利西斯》全書譯成中文。蕭氏伉儷勇闖譯者視為畏途的禁區，的確是一項壯舉，若非藝高膽大，怎能有此魄力！蕭老惠賜《叛逆·開拓·創新》一文，正是《尤利西斯》中譯本的序言，對翻譯這部洋洋巨著的來龍去脈，敘述得十分詳盡。

楊憲益與戴乃迭是在譯壇上另一對珠聯璧合的佳偶。認識楊氏伉儷亦已幾達十年。這十年間，楊老數度來港，編者也幾次赴京，每次會晤，都是十分愉快的經驗。楊老性情豁達，耿直敢言，雖已屆七九高齡，仍然不失赤子之心，對生命熱愛，對工作投入，對人對事，執着中不失幽默，認真中常帶洒脱。楊憲益自四十年代起，即與夫人戴乃迭緊密合作，攜手譯出無數卷帙浩繁的經典名著，包括《詩經選》、《楚辭》、《史記選》、《宋明平話小說選》、《老殘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的英譯，以及楊老獨力完成的荷馬《奧德修紀》、維吉爾《牧歌》等的中譯。楊老與夫人，自結褵至今，不但在生活上同甘共苦，在譯事上更合作無間，漫漫譯途，已經相偕共闢五十年！一九九四年二月，楊老與夫人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邀，分別以“新亞書院龔氏訪問學人”及“明裕訪問學人”身分，來港作為期一月的訪問。其間，楊老數度作公開演講，將其與譯事結緣五十年的寶貴經驗，詳加剖析。當時，編者亦曾跟楊老作過一系列專訪，刊載於《香港聯合報》上。雖然如此，楊憲益這位譯壇上的傳奇人物，儘管馳譽中外，譯著宏富，卻一向對翻譯做得多、談得少。他自謙“怕談理論”，只有“一點體會”，其實以一位譯過數千萬言的大師來說，他的體會，正是後學者摸索求進時的引路明燈！由於編輯此文集，當然少不得向楊老求稿，他不但欣然應允，還在六月

大暑天，搬家的忙亂與紛擾中，抽暇執筆，實在令人感動！楊老的《略談我從事翻譯工作的經歷與體會》，是特地為本文集撰寫的，楊老甚至說：“我年已逾八十，早就應該封筆了。但願這一次是我談翻譯問題的最後一次。”希望此乃楊老忙中戲言，倘若果真如此，則這篇文章即為楊老告別譯壇之作，因而更加珍貴了。

金隄先生聞名已久，但遲至一九八七年方初次晤面。當時金先生與編者同時應邀出席一個有關翻譯的大型國際研討會，還記得那次盛會，參加者眾，各位講者的發言，必須分組進行。編者以譯註傅雷家書的體會為題，發表論文，席間發現一位神情肅穆、專心聆聽的學者，待編者發言完畢，提出許多寶貴精闢的意見，這位學者，就是金隄先生。金先生是當今譯壇知名的理論家，著有《等效翻譯探索》、《論翻譯》等書，對推介現代名家翻譯理論，功不可沒。金先生不是奢言理論、不事譯著的紙上談兵者，而是身先士卒、衝鋒陷陣、銳不可當的譯壇猛將。自一九七九年起，他就獻身於喬伊斯《尤利西斯》的翻譯，十多年來，曾經遍訪海外喬伊斯學者，潛心研究，終於於一九九三年出版了全譯本。金教授現居美國，以訪問學者身分先後在英國牛津、美國耶魯等大學講學，承蒙他惠賜稿件《論等效翻譯》，對翻譯研究與教學，均有所啟發。

劉紹銘教授早在一九七〇年就已相識。不但相識，還有“同室之誼”。當時因中文大學在草創時期，設備簡陋，因此有緣跟正好回港執教的劉紹銘共用一個辦公室。日日相處，眼看着這位才華橫溢的文壇高手創作、翻譯兩忙，不由得激發出一點躍躍欲試、涉足譯林的勇氣。而對教授翻譯的興趣與體會，也或多或少從這位傑出“室友”的經驗中，得到了啟發。劉紹銘於一九七一年離開中大，曾任教於新加坡大學、夏威夷大學，一九七三年重返威斯康辛大學，於九四年九月，應香港

嶺南學院邀聘，以客座教授身分，返港執教。劉教授是位多才多藝的作家、學者兼翻譯家。他在繁忙的教學、研究與創作之餘，仍然潛心譯事，翻譯出不少膾炙人口的名著，如《魔桶》、《夥計》、《一九八四》等。劉教授因舉家由美返港遷居事忙，不能為文集撰寫新稿，但他的《以一人“譯”一國》，把個人對文學翻譯的看法與原則，娓娓道來，發人深省。

高克毅先生是學貫中西的譯界先進。正如楊憲益先生一般，他既擅中譯外，又擅外譯中，是譯壇少數能雙向並通、“左右逢源”的高手。高先生筆名喬志高，出生於美國密西根州，於七十年代曾長期留港，出掌香港中文大學翻譯中心《譯叢》的編輯工作，對推動中國文學作品的英譯，貢獻良多。高先生主要的譯作有《中國幽默文選》、《大亨小傳》、《長夜漫漫路迢迢》、《天使，望故鄉》等。高先生又為幽默大師，對美國俗語俚語，極有研究，先後出版過《美語新詮》、《聽其言也》等書，最近的力作則為長達五百八十八頁、由讀者文摘出版的《最新通俗美語詞典》，這部大書是高先生傾注畢生心血的巨構，對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成就超卓。為了編本文集，早在一年前就向高先生邀稿。由於編者深知高先生宅心仁厚，有求必應，所以不但邀稿，還指定題目，請高先生特別撰寫有關翻譯費滋傑羅名著《大亨小傳》的心路歷程。原因是這本譯作，傳誦一時，影響深遠，但譯者從未將翻譯時的前因後果撰筆為文，披露人前。其他作品如《天使，望故鄉》等的翻譯經過，倒反而有文字記載，因此，不得不提出不情之請，要求高先生為本文集“特別剪裁”，《〈大亨〉和我》一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給“逼”出來的。高先生撰稿之時，正值盛夏，一方面他那部字典付梓在即，一方面要撰寫出席台北翻譯研討會的論文，真可謂忙得應接不暇、分身乏術。但是《〈大

亨》和我》終於如期完成，用快郵專遞送傳編者手中後，高先生仍然與編者頻頻以電傳聯繫，三易其稿，可見他治學做事的認真與審慎。高先生雖然在暑天揮汗撰稿，令編者深感歉疚，但文章完成之後，作者與編者均深有同感——好文章是要逼出來的！如今，就把這獨一無二的豐碩成果，呈獻在讀者面前。

林文月教授的文章《關於古典文學作品翻譯的省思》在一九九四年初已完成並寄交編者。這篇文章是七月中於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召開的國際翻譯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內容翔實，立論精確。林教授是台灣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加州史坦福大學及柏克萊加州大學客座教授，在其繁忙的教學與研究之餘，以翻譯日本經典文學名著作為寄情的嗜好。只是這“嗜好”一經開始之後，就鍥而不捨，欲罷不能。林教授先後完成了日本文壇鼎足而立的三部古典名著的譯註，即《源氏物語》，《枕草子》及《和泉式部日記》，她對促進中日文化貢獻卓越，因而屢獲文學及翻譯成就獎，一九九四年更榮獲“日本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紀念中心賞”。林教授於九四年十月應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邀請，以“明裕訪問學人”及翻譯系訪問教授身分，前來香港講學，向譯界後進講述自己在翻譯古典名著方面的心得。據林教授說，她每譯一部作品，都悉力以赴，儘量在譯文信實與暢達之間，保持均衡，以維繫原文的風格。她認為原著的“韻味”與“氛圍”極其重要；換言之，紫式部、清少納言及和泉式部這三位原作者的譯文，必須各有特色，互存原貌，而不是完全掩蓋在林文月的譯筆之下，風格如出一轍。承蒙林教授將這篇極具創意的學術論文，惠賜本文集，使讀者能在欣賞三本譯著之時，細細品嘗譯者苦心經營、字斟句酌的成果。與林教授結識於十年之前，十年來，相交越久、相知越深。翻譯對她，早已從當年的嗜好，變為一種“人家不做我來做”的使命感；而她對翻譯的認真與奉獻，更足以成為後學者的表率。

在思果先生的翻譯生涯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可敬可佩的奉獻精神。

思果先生原名蔡濯堂，是當代著名的散文家、翻譯家，曾獲台灣重要的散文創作獎。蔡先生的散文有陶詩的平易深醇；舉凡大事、小事、物理、人情，到了蔡先生筆下，都會變成親切耐讀的文章。不過蔡先生的翻譯並不讓他的散文專美，幾十年來譯了二十多種作品，是真正的翻譯等身。由蔡先生翻譯的字數，應該以百萬還是千萬計算呢？就要等專人研究了。

在翻譯的戰場上，蔡先生身經百戰，是能夠隨時出擊的常勝將軍。有一次，香港翻譯學會邀蔡先生談翻譯。蔡先生進入會場時對周圍的人說：“可沒有準備啊！”一位熟悉蔡先生翻譯造詣的朋友聞言，不假思索地笑着說：“李小龍打架，要準備嗎？”蔡先生聽了，客氣地回答說：“我可不是李小龍啊！”然而在座談會上，輪到蔡先生發言時，大家聽到的完全是譯界李小龍的練武經驗。

蔡先生和李小龍相同的地方，是二者都有精湛的武功；不同的地方，是李小龍沒有留下截拳道理論，蔡先生卻寫了許多有關譯道的文章。他的《翻譯研究》和《翻譯新究》，是許多翻譯系學生的必備參考書；在香港某所大學裡，更名列“十大好書”榜上。就這一點而言，蔡先生不再像李小龍，而像中國古代的孫子：不但精於行軍佈陣，還善於撰寫兵書；既是軍事家，也是軍事理論家。

在《譯路歷程——我譯〈大衛·考勃菲爾〉的回憶》裡，蔡先生娓娓述說翻譯狄更斯鉅著的經過，詳談翻譯戰場上的“地雷”，親切而動人。讀者看了，可以獲得不少啟發，翻譯時知道何避何趨，也知道翻譯小說時如何善用回目，如何創造嘉名。這篇文章由蔡先生特別為本文集撰寫，因此彌足珍貴。

蔡先生的好友余光中先生，是另一位翻譯名家。——不，

說余先生是“翻譯名家”，只描述了冰山的一角：余先生不但是翻譯名家，也是著名的學者、詩人、散文家、評論家。在當代的中文世界裡，能夠像余先生那樣向四面八方出擊，而又取得如此輝煌戰績的，真是少之又少。

余先生在詩、散文、評論方面的成就，許多人已經談過，而且早有專書輯錄。讀者翻開黃維樑先生所編的《火浴的鳳凰》、《璀璨的五采筆》，就知道余先生的詩、散文、評論如何廣受傳誦了。

討論余先生翻譯的文章，比討論他的創作和評論的文章少；但這並不表示，余先生的翻譯比創作和評論遜色。余先生說過，他有好幾隻手：寫詩時用右手，寫散文時用左手，寫評論和翻譯時，又有第三、第四隻手供他驅遣。科學家告訴我們，海洋裡的水族經過千百萬年的進化，習慣了某一深度，通常要在固定的水域裡浮游，絕對不能踰越。余先生置身海洋多年，竟打破了進化定律，翛然往來於不同的水域間；水族的其他成員見了，能不欽羨？

要介紹余先生在翻譯上的成就，短短的數百字是不能勝任的。但如果要概括言之，不妨借用台灣九歌出版社介紹余先生近作《從徐霞客到梵谷》的幾句話：“即使一首詩、一篇散文也未曾寫過，單憑評論與翻譯，余光中也是一位有分量的文學家。”然後加以引申：“即使一首詩、一篇散文、一篇評論也未曾寫過，單憑翻譯，余光中也是一位有分量的文學家”。三四十年來，余先生譯《老人和大海》，譯英美詩和土耳其詩，譯《錄事巴托比》，譯《梵谷傳》，譯王爾德戲劇……出擊的範圍遍及傳記、小說、詩歌、戲劇；而每次出擊，都有卓越的表現。黃維樑先生說得好：余先生有五采之筆。翻譯，是余先生五采之一，絢爛多姿處不減其餘四采。余先生的詩筆、文筆，早已得心應手；用諸翻譯，也舉重若輕。他譯《不可兒

戲》時，處處與王爾德原著頡頏。在《與王爾德拔河記——〈不可兒戲〉譯後》一文裡，余先生以學者、詩人、散文家、評論家之筆寫翻譯經驗，學問、識見、文采兼而有之。讀者看了，可以知道譯者如何與王爾德角力，又如何在一場精彩的角力中，與王爾德分領風騷。

二

就作者而言，談翻譯的文章，大致可分兩類。由缺乏實際翻譯經驗的人所寫的，是第一類；由具備實際翻譯經驗的人所寫的，是第二類。第一類文章，可以專談翻譯理論，也可以涉及各門學科。第二類文章則從實踐出發；即使探討最抽象、最玄妙的理論，也往往深入淺出，能夠使理論和實踐結合。在這類文章裡，作者總能就親身經驗討論翻譯問題、翻譯技巧、翻譯理論。

以飛翔為喻：在第一類文章中，我們可以看見作者研究飛翔，觀察飛翔，討論飛翔的可能性、飛翔和流體力學的關係等等；在第二類文章中，我們可以觀賞善於飛翔的人討論實際飛翔的方法和技巧。第二類文章的作者，即使討論飛翔的可能性或飛翔和流體力學的關係，也能以實際經驗為依歸。寫第一類文章的，大都是各門學科的學者。第二類文章的作者也研究各門學科，不過他們往往有豐富的翻譯經驗，本身是出色的譯者，有的甚至是卓然有成的大家。要寫第一類文章，不必長期浸淫於譯出和譯入兩種語言；要寫第二類文章，則必須長期在譯出語和譯入語裡涵泳潛游，體驗翻譯的甘苦。再以飛翔為喻：第一類文章的作者是鳥類學家，興趣在於研究鳥類的形態、分類、解剖、生理、進化；第二類文章的作者，是健飛的鷹隼，有翱翔青空的直接經驗。上面介紹的十一位作者，正是

當代譯穹中最傑出的羽族。

三

本書名稱的第一部分，源出錢鍾書先生“因難見巧”一語。錢先生在《談藝錄》裡說過：“藝由人為”，“因難見巧”；並在《管錐編》裡引述西方的說法：“巧藝不亞於造化。”羅新璋先生認為錢先生的論點精闢；“因難見巧”一語，更能概括本文集的特點。編者聞言，深有同感；於是借重錢先生的巧思。在此，我們謹向錢、羅兩位先生致謝；也要向錢先生致歉，請他原諒我們不問自取。

書名的第二部分，也須解釋，因為文集的編者都有文字收入集裡，以“名家翻譯經驗談”為書名，有自封之嫌。

文集的編者並非翻譯名家；也沒有自封“名家”的意思。勉強附於驥尾，實在有未言之隱。

這本文集的編彙工作，大約在一年前開始。正如前述，當時由於編者之一正編完《傅雷與他的世界》，有感於漫漫譯途中，一個寂寞的背影，孤身上路，歷程艱辛而始終不悔，因而得到啟悟，擬以“孤寂的路——翻譯經驗談”為書名。而編者之一在一九九四年七月於台北外國文學中譯國際研討會上所發表的論文——《傅雷翻譯巴爾扎克的心路歷程》，恰是這位大譯家畢生獻身譯事的詳盡剖析與實錄，因而也順理成章地收編在文集之中。另一位編者，在同一翻譯研討會上，宣讀《以方應圓——從〈神曲〉漢譯說到歐洲史詩的句法》一文。由於該文談到翻譯印歐語言的種種問題，與譯途的艱辛寂寞有關，結果也在收編之列。兩篇文章，共計三萬多字，於研討會結束後與原來的十一篇文章一併交給出版社。

出版合約簽署後不久，羅新璋先生來港，提到錢鍾書先生